

STEPHEN KING

❧ 黑暗塔之六 ❧  
The Dark Tower VI

苏珊娜之歌  
SONG OF SUSANNAH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 
郑咏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STEPHEN KING  
黑暗塔之六  
The Dark Tower VI

SONG OF SUSANNAH

# 苏珊娜之歌

[美]斯蒂芬·金 著  
郑咏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7-1488 号

Stephen King  
**Song of Susannah**

---

Copyright © Stephen King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. V. cananza, LTD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 
2008 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苏珊娜之歌/(美)金(King, S.)著;郑咏滢译.  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  
ISBN 978-7-02-006551-6

I. 苏... II. ①金...②郑... III. 长篇小说-  
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9366 号

特约策划:吴文娟  
责任编辑:姚翠丽  
封面设计:elpher

**苏珊娜之歌**  
Su Shan Na Zhi Ge  
[美]斯蒂芬·金 著  
郑咏滢 译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
<http://www.rw-cn.com>  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  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 333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 插页 3  
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—20000  
ISBN 978-7-02-006551-6  
定价:29.90 元

去吧。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。

——约翰·“杰克”·钱伯斯

我是永远哀伤的少女

每日被烦恼忧思所愁

注定漂游在这世上

却没有朋友

可以诉说衷肠……

——民歌

上帝的意旨都是正确的。

——雷夫·英格尔《平安似河流》

## 目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光震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持续的魔力         | 21  |
| 第三章  | 特鲁迪与米阿        | 47  |
| 第四章  | 苏珊娜之道根        | 61  |
| 第五章  | 乌龟            | 79  |
| 第六章  | 城堡幻境          | 101 |
| 第七章  | 十面埋伏          | 129 |
| 第八章  | 投掷游戏          | 157 |
| 第九章  | 埃蒂的忍耐         | 175 |
| 第十章  | 苏珊娜-米阿,一体双姝   | 217 |
| 第十一章 | 作家            | 261 |
| 第十二章 | 杰克与卡拉汉        | 303 |
| 第十三章 | “欢迎,米阿,欢迎,母亲” | 343 |
| 终曲   | 作者日记选摘        | 383 |



# 第一章

光

震

Beamquake



只几下就扭扭捏捏地走了。罗兰看没人回答他的问题，就又问了一遍。这回他的视线扫向并排坐在神父住所客厅另一头的曼尼<sup>①</sup>族长韩契克与坎泰伯。韩契克孙女众多，坎泰伯娶了其中一个，两人依照曼尼人的旧俗手拉手并肩坐着。年长的那位当天刚刚失去一个孙女，可即使他内心悲恸，那张石刻般冷静的脸却没有泄露出丝毫这样的情感。

埃蒂·迪恩面色惨白，一言不发地坐在罗兰身边。再过去，杰克·钱伯斯盘膝坐在地板上，他把奥伊拉了过来放在腿上。罗兰从没见过这头貉獭如此温顺，所以几乎不敢相信眼前所见。埃蒂和杰克两人身上都血迹斑斑，杰克身上的是他的朋友本尼·斯莱特曼的血，而埃蒂身上的血迹则属于玛格丽特·艾森哈特。赤径的玛格丽特，年老族长刚刚失去的孙女。埃蒂与杰克看上去与罗兰一样筋疲力尽，但他相当肯定，今晚他们也没时间休息。远处从小镇广场传来阵阵烟花爆竹声，那里人们正载歌载舞地欢庆胜利。

而这里没有任何庆祝。本尼和玛格丽特都死了，苏珊娜失踪了。

“韩契克，求求你，告诉我：魔力将会持续多久？”

老人心不在焉地捋捋长须。“枪侠——罗兰——我不能说。门口洞穴魔力强大，正如你所知，我都不知道。”

“那么只要说你怎么想的，就你知道的那些。”

埃蒂颤悠悠地抬起沾满泥垢的双手，指甲下还藏了些血迹。“快说，韩契克，”他卑微、困惑地请求道，罗兰从没听见过他这样的语气。“快说，我求你了。”

① 曼尼人(the Manni)，小说中虔诚的游牧部落，穿梭于世界之间。

卡拉汉神父的女仆罗莎丽塔托着盘子走进屋，盘子上放了几只杯子和一卡拉花瓶腾腾冒着热气的咖啡。看起来她至少抽了个空当脱下沾满血迹污垢的裤子、衬衫，换了身干净的居家服。不过她的眼神仍然显得心有余悸，好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趴在窝边向外瞅。她一言不发地往杯子里倒上咖啡，传给大家。罗兰接过杯子时发现她并没擦干净所有血迹，右手手背上还留着一道血痕。是玛格丽特的还是本尼的？不得而知，他也不关心。狼群已被击败，他们还会不会再次攻击卡拉·布林·斯特吉斯是卡要关心的问题，而他们要关心的是苏珊娜·迪恩，她在战斗结束之后，就连同黑十三一道失踪了。

韩契克说：“你是问卡文？”

“是的，族长，”罗兰附和道。“魔力会持续多久？”

卡拉汉神父拿了杯咖啡，点点头，脸上挤出一丝微笑，但并没开口道谢。自从大家从山洞回来以后他就很少开口。他的腿上放着一本名为《撒冷之地》<sup>①</sup>的小说，作者从没听说过。虽说这本小说号称是虚构的，可他，唐纳德·卡拉汉，却身在其中。他曾经就住在小说中描述的小镇，而且亲身经历了小说中描述的怪事。他翻阅过小说的封三和封底，想看看作者照片，甚至有一种诡异的预感，觉得找到的会是他自己的照片（可能就是他一九七五年时的模样，一系列的怪事就是在那时相继发生的），不过却什么照片也没找到，只有寥寥几字的作者简介。家住缅因州，已婚，之前写过一本小说，看起来得到的评论尚可，要是你相信书封底引用的评论的话。

“魔力越大持续的时间就越长，”坎泰伯说完，询问地瞥了韩契克一眼。

“哎，”韩契克说。“魔力与魔法，两者合而为一，都从过去展开。”他顿了一下。“从过去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这扇门通向我的朋友来的那个世界，只不过每次开门的空间、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撒冷之地》(Salem's Lot)，又译作《午夜行尸》、《吸血鬼复活记》，是斯蒂芬·金一九七五年创作的恐怖小说，曾被改编为电影。

时间都不尽相同，”罗兰说。“我想再次打开它，可只要上两次开启的时空就行。最近的两次。可以吗？”

韩契克与坎泰伯在考虑，众人屏息等待在一旁。曼尼人是伟大的旅行者。如果有人能理解、能完成罗兰的心愿——他们所有人的心愿——那肯定非曼尼人莫属。

坎泰伯毕恭毕敬地向卡拉·赤径的族长韩契克倾过身子，耳语了几句，韩契克面无表情地听完后伸出一只骨节突出的老手扳过坎泰伯的头，低声答了几句。

埃蒂挪了挪身子，罗兰感到他即将失控，或许会大叫起来，连忙伸手压了压埃蒂的肩膀。埃蒂退了回来。至少是暂时忍了下去。

韩契克与坎泰伯低声商量的大概五分钟，其他人全在一旁等候。远处传来的欢庆喧闹让罗兰都觉得难以接受；上帝才知道这一切会让埃蒂有什么感觉。

终于，韩契克拍了拍坎泰伯的面颊，然后朝罗兰转过身。

“我们认为可以，”他说。

“感谢上帝，”埃蒂喃喃地说，接着他提高声音：“感谢上帝！还等什么，我们可以在东路汇合——”

两位长髯老者齐齐摇头，韩契克一脸肃穆、悲伤，而坎泰伯的神情则近乎惶恐。

“我们不会在天黑以后去声音洞的，”韩契克说。

“我们必须去！”埃蒂忍不住爆发。“你们不明白！现在根本不是魔力能持续多久的问题，而是门的另一边时间过去多久的问题！那头时间流逝得更快，而且不能倒转！上帝啊，苏珊娜都可能已经快生了，而如果那个食人族——”

“听我说，年轻人，”韩契克打断他，“我请你仔细听我说。天色很快就要暗下来。”

没错。罗兰从没经历过像今天一样的日子，时间如此匆匆地从手指缝里溜走。他们和狼群的恶战在天蒙蒙亮时开始，紧接着人们就在路边庆祝胜利，哀悼伤亡的同伴（最后发现伤亡人数实际上少得

惊人)。之后他们发现苏珊娜失踪，连忙追回山洞，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等他们回到东路上的战场时，天色已过晌午。镇上大多数人都已经各自带着逃脱魔爪的孩子凯旋而归。韩契克当时确实同意与他们好好聊聊，但当他们回到神父住所时太阳已经挂在西边等着落山了。

我们终究还是要休息一个晚上，罗兰暗想，而他自己都不清楚此时是该额手称庆还是难过失望。他惟一清楚的是睡眠对他没什么坏处。

“我洗耳恭听，”埃蒂回答，但是罗兰的手并未从他肩膀上挪开，手掌下年轻人的身子还在轻颤。

“即使我们愿意去，我们也不一定能说服足够多的人和我们一道，”韩契克说。

“你是他们的首领啊——”

“哎，你可以这么说，我也不否认，尽管我们并不用这个称呼，你瞧。大多时候他们都听我的，他们也都明白今天的胜利是他们欠你们这个卡-泰特的，肯定也会用一切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。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愿意在天黑以后踏上山路、回到那个闹鬼的地方去。”韩契克慢慢摇了摇头，坚定地又强调了一遍：“不会——他们绝对不会愿意的。”

“听我说，年轻人。坎泰伯和我肯定能在天全黑之前赶回赤径，在那儿我们会招集所有人到谈琶厅，那里是我们所有兄弟聚会议事的大厅。”韩契克说完扫了卡拉汉一眼。“请原谅，神父，如果这个词冒犯了你。”

卡拉汉心不在焉地点头，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书。他把书在手里翻来转去。这本书封面上套了一层防护塑料皮，像是珍贵的第一版的样子。衬页上铅笔淡淡标出价钱，九百五十美元。估计是哪个年轻人的二手书。这本书怎么这么贵？他心里琢磨。如果他们能碰上这本书的主人，凯文·塔尔，一定得问个究竟，而且他的问题可远不止这一个。

“我们会解释你们想要他们做什么，看看有没有人志愿参加。我相信赤径的六十八个男人中，一定会有那么四五个愿意帮忙的——他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楷覆。你们那儿是这么说的，对不？楷覆？分享的力量？”

“没错，”罗兰回答。“分享水的力量，我们说。”

“这点人你可没办法让他们堵住洞口啊，”杰克插口道。“即使让一半骑到另一半人的肩膀上也不成。”

“没必要，”韩契克回答。“我们只会把能力最强的人送进洞里——他们就是发送人。其他人待在洞外，手牵手、铅锤对铅锤沿山路排成一行。明天日上三竿之前他们就在那儿集合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

“而且不管怎样，我们要备齐所有的磁石和铅锤也需要一整夜，”坎泰伯补充道。他略带歉意地瞥了埃蒂一眼，眼神里甚至夹着一丝恐惧。眼前这个年轻人明显正处在极度痛苦中。而且他是枪侠，是枪侠就会袭击，只要他出手，肯定弹无虚发。

“可能那时就来不及了，”埃蒂低声说，转向罗兰的栗色双眸里布满血丝，疲惫洗去了原有的光彩。“明天可能太迟了，即使那时魔力没有消失。”

罗兰刚开口，埃蒂抬起一只手指。

“不要说卡，罗兰。如果你再说一次这个词儿，我发誓我的脑袋不出一秒就会爆炸。”

罗兰闭上嘴。

埃蒂转身对着两个身着贵格教徒式黑色风衣的长髯老者说，“而且你们也不肯定魔力到底能持续多久，对不对？那扇门今天开启，也许明天就会对我们永远关闭。并不是曼尼人创造的所有磁石和铅锤都能打开它。”

“哎，”韩契克回答。“但是你的女人随身带走了魔法球。无论你心里怎么想，中世界与边界地带永远失去了这个魔法球。”

“我愿意出卖灵魂换回魔法球，亲手把它找回来，”埃蒂的话掷地

有声。

话音刚落，所有人，甚至包括杰克，都愣在当场。刹那间，罗兰冲动地想阻止埃蒂，让他收回所说的话，取消刚刚的誓言，因为那股力量，黑暗的力量，太过强大，正试图阻挠他们追寻黑暗塔，而黑十三正是这种力量最明显的神器。魔法能被利用，同样也能被误用。巫师彩虹中的每一道都拥有夺目的光炫，而黑十三正是其中最为夺目的，甚至可能超过所有其他力量的总和。但即使他们能够重新获得黑十三，罗兰也会尽量不让它落入埃蒂·迪恩的手里。此刻他悲恸欲绝，根本没法集中精力，到时要么被魔法球毁灭，要么在几分钟内就会成为魔法球的奴隶。

“石头有嘴就会喝水，”罗莎突然开口，把众人都吓了一跳。“埃蒂，别只一心想着魔法，还得想想通向山洞的那条土路。然后再想想那几十个人，每个都几乎像韩契克一样年纪一大把，其中一两个甚至瞎了眼，试想一下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爬山会是什么情景。”

“还有大石头，”杰克继续说道。“别忘了还有你不得不绕过的大石头，当时你还差点儿被绊倒。”

埃蒂犹豫地点点头。罗兰看出他正努力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，努力找回理智。

“苏珊娜·迪恩也已经是枪侠了，”罗兰说。“她也许还能自己照顾自己一段日子。”

“我可不认为苏珊娜还能控制，”埃蒂反驳，“你也不会这么想。那毕竟是米阿的孩子，她会掌握一切。直到那个孩子——那个小家伙——出生。”

一刹那，罗兰脑海中闪现出一种直觉，而且如同多年来他所有的直觉一样，现在这个与实际发生的一切也恰好吻合。“也许她们离开时的确是米阿控制苏珊娜，但她不一定能一直控制下去。”

最后，卡拉汉终于强迫自己把视线从那本令他无比诧异的书上移开，抬头问道：“为什么不一定呢？”

“因为那不是她的世界，”罗兰回答。“却是苏珊娜的。如果她俩找不到方式互相合作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## 2

韩契克与坎泰伯回到曼尼·赤径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向齐聚一堂的曼尼长者(清一色的男性)通报一天取得的胜利，之后便告诉众人对方要求的报答。罗兰则与罗莎回到了山坡上的茅屋。这幢小屋外还有间小棚子，原先还挺整洁，不过如今早已废弃，里面也只剩下报信机器人安迪(还有许多其他功能)的一些残骸。罗莎丽塔温柔地为罗兰褪去衣服，直到他全身赤裸。然后她躺在了他身边，用一种特殊调配的精油按摩他的全身：用猫油为他减轻疼痛，用散发着淡淡芬芳的乳油涂在他最敏感的部位上，接着与他做爱。两人同时达到了高潮(无非是生理的巧合，愚人总喜欢将之称为命运)。远处卡拉高街上传来爆竹声和喧闹的欢呼声，听上去乡亲们都已经喝得烂醉。

“睡吧，”她说。“明天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你。不只我，艾森哈特、欧沃霍瑟，卡拉的每个人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“那么你是这么预感的了？”罗兰听起来很轻松，甚至带着一丝调侃，但即使他在她深热的体内冲刺的时候，苏珊娜的影子仍旧啃噬着他的心：他的卡-泰特的一员，失踪了。即使还没到最糟，也已经够好了，他根本没法儿真正休息或放松。

“不是，”她回答，“但是我有时会有这种直觉，女人的直觉，尤其是当她的男人准备要上路离开的时候。”

“你的男人？你是这么看我的吗？”

她羞涩的眼神十分坚定。“你在这儿只能停留片刻，但是，哎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说错了吗，罗兰？”

他立刻摇摇头。再次成为一个女人的男人感觉很好，哪怕只有那么一小会儿。

她看出他很认真，脸色柔和起来，伸手摸了摸他瘦削的脸颊。“我们能彼此相遇真好，罗兰，是不是？在卡拉相遇。”

“是啊，女士。”

她碰了碰他残疾的右手，然后移到他的右臀。“现在还疼吗？”

他不会对她说谎。“极疼。”

她点点头，然后握住那只侥幸躲过大螯虾攻击的左手。“这儿呢？”

“还好，”他回答，不过他感到一股暗藏的疼痛正伺机发作。罗莎丽塔把它叫做灼拧痛。

“罗兰！”她轻呼。

“哎？”

她还抓着他的左手，边慢慢抚摸，边平静地盯着他。“尽快结束你的任务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建议？”

“哎，亲爱的。在你的任务结束你之前。”

### 3

埃蒂一个人坐在屋前的门廊边。午夜已经降临，被这儿的乡亲们称作东路战役的一天已经成为历史（再之后这天会成为传奇……当然前提是到那时整个世界尚未解体）。镇上传来的喧哗声越来越大，欢庆越来越狂热，埃蒂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整条街都给烧着了。可他又在乎什么？什么都不在乎了，甚至还要说谢谢你，不用谢。当罗兰、苏珊娜、杰克、埃蒂和三个女人——她们自称欧丽莎<sup>①</sup>三姐妹——站在前线对抗狼群时，其余的卡拉乡民要么缩在镇子里、要么藏

---

<sup>①</sup> 欧丽莎(Oriza)，一种边缘锋利、类似于飞盘的盘子，欧丽莎女士(卡拉与剪犁领地崇拜的稻米女神)最初使用这种武器，故以她的名字命名。

身河岸的稻田中。然而十年以后——甚至五年以后！——他们就会开始互相吹嘘那年秋天他们如何与枪侠们并肩作战，大获全胜。

这么想并不公平，他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，但他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无助、迷惘，自然也就变得刻薄。他一直告诉自己别再想苏珊娜，别再想她人在哪里，那个恶魔之子有没有出生，可他就是无法克制。她去了纽约，这点他还能确定。但是什么年代？路上笃笃行驶的是那种用煤气灯照明的小马车，还是北方中央电子出产的机器人驾驶着喷气式出租车在空中游荡？

甚至，她还活着吗？

如果他能，他一定会赶快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驱逐出去，可有时想像力却能变得如此残酷。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她躺在字母城<sup>①</sup>中的某处下水沟里，额头上刻着纳粹十字，脖子上还悬着一块告示，上面寥寥几笔写着来自你牛津镇朋友的问候。

这时他身后屋子里厨房的门开了，赤脚啪啪拍在地上（如今他的耳力同他其他的武器装备一样，已经训练得十分灵敏），还伴着脚趾甲点地的嗒嗒声。是杰克与奥伊。

男孩走到他身边，坐进卡拉汉的摇椅里。他穿戴整齐，肩膀上还绑着码头工人的绑腰带，他离家时从他父亲抽屉里偷的鲁格枪就套在里面。今天枪已出套……呃，并没有见血。还没有。油呢？埃蒂微微一笑。一点儿不幽默。

“睡不着，杰克？”

“杰克，”奥伊伏在杰克脚边附和了一声，鼻头搁在两爪缝隙里。

“嗯，”杰克回答。“我一直在想苏珊娜。”他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还有本尼。”

埃蒂心想，这很正常，这个男孩的朋友就在他眼前被打得血肉飞溅，当然他会想他，可是埃蒂心头仍旧忍不住冒出一股苦涩的嫉妒，

<sup>①</sup> 字母城(Alphabet City)，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东南部，由于该地区四条街道均以字母命名，故被称为字母城。这里以移民为主，曾是黑社会聚集的地区，治安混乱。

仿佛杰克应该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他埃蒂·迪恩的妻子身上而不应旁落点滴。

“那个姓塔维利的男孩儿，”杰克说。“全怨他。他太害怕了，逃跑时扭伤了脚踝。如果不是为了他，本尼就不会死。”接着非常轻柔地——这语气绝对会让那个男孩儿不寒而栗，如果他听见的话，对此埃蒂毫不怀疑——杰克说：“天煞的……弗兰克……塔维利。”

埃蒂并不想安慰，可还是伸手摸了摸男孩儿的头。他的头发长了。该洗了。见鬼，早该剪了。需要一个母亲好好照顾这个孩子。可是现在没有母亲，没人照顾杰克。不过，埃蒂奇迹般地感到安慰，杰克反而让他自己觉得好过了一些。并非许多，但的确好过了一些。

“别想了，”他说。“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。”

“卡，”杰克苦涩地吐出这个字。

“卡-泰特，卡，”奥伊也蹦出两句话，鼻头都没抬。

“阿门，”杰克笑了起来。晚上的冷冽令人不安。杰克从暂时充当枪套的绑腰带上抽出鲁格枪，仔细打量起来。“这把枪应该可以带过去，因为它本来就来自另一个世界。罗兰这么说的。其他的可能也行，因为我们并不用穿过隔界<sup>①</sup>。要是不行，韩契克可以把它们藏在山洞里，也许等我们以后回来取。”

“只要我们最终能到纽约，”埃蒂说，“那儿的枪可足够多。我们能找到的。”

“但没有一把会像罗兰的枪。我真的非常希望它们能带过去。在任何世界里罗兰的枪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起码我这么觉得。”

埃蒂也这么想，不过他没说出口。远处的镇子上又传来乒乒乓乓的爆竹声，接着万籁俱寂。那儿的欢庆结束了。终于结束了。明天肯定又是没完没了地延续今晚的庆祝活动，只不过不会再喝那么

<sup>①</sup> 隔界(todash)，夹在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空间。